

尚钺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

历史
回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尚钺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历史
回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8

(历史回眸)

ISBN 978-7-300-14148-0

I. ①尚… II. ①中… III. ①尚钺(1902~1982)—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3789 号

历史回眸

尚钺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

Shang Yue Xians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0.375 插页 4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尚钺像

卓越的马克思主义
史学理论家

尚钱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袁宝华敬题

二〇一二年三月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袁宝华同志题词

坎坷求真理
憶血育英才

紀念老鐵工師百年誕辰

李文海
二〇〇二年
三月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教授题词

学习尚钱
追求卓越

纪念尚钱同志诞辰100周年

纪宝成

2022.3.19.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题词

目 录

经历自述 尚钺	1
---------	---

为文

《狂飚》琐忆 尚钺	26
尚钺与鲁迅先生 魏若华	31
怀念鲁迅先生 尚钺	37

革命

尚钺同志被捕概述 陈树芬	56
我的监狱生活 尚钺	59
尚钺先生 金日成	69
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 尚钺	83
在满洲省委的日子 薛雯	91
尚钺同志在重庆、昆明 谈滨若	99

治史

尚钺同志对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认识 何兹全	106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 牛润珍	119

尚钺先生的史学思想	韩大成	139
尚钺先生的治学精神	孙健	151
尚钺先生的史学观点	毛佩琦	158

家庭

忆陈幼清(答曾外甥尚钢问)	陈树芬	170
父亲的爱	尚嘉兰	174
母亲阮季(1920—1950)	尚晓援	182
父亲尚钺和母亲阮季(1959—1982)	尚晓援	206
怀念祖父尚钺先生	伍曙 尚钢 尚涛	234

追忆

怀念尚钺同志	戴逸	240
坎坷治学术,沥血育英才	李文海	248
尚钺同志的人品和学品	龚书铎	255
难忘教诲	王汝丰	262
深切怀念尚钺老师	王方中	272
忆导师尚钺	董克昌	278
忆恩师尚钺先生	傅玉璋	290
尚钺坎坷知多少	毛佩琦	295

附:尚钺年表	毛佩琦	311
编后记		323

经历自述

尚 钱

一、我的学生时代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祖母是我唯一最亲近的人。我家祖上是官僚地主，家中有土地，分给我的一份由祖母来经管，而我就是这土地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祖母出身自一个中农家庭，人很勤劳，也很能干，她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人，于是就把我送到私塾去背四书五经。可我不是那种老实、死板的孩子，我感到枯燥无味，经常调皮，不好好背，所以经常受到先生的处罚，不是挨打，就是罚跪。

在我 16 岁那年，祖母拜托我的伯父送我到开封去念中学，打这以后，我便开始了独立生活。

开封二中是我的母校，就在这里开始了我的青年时期。我的心智与活力冲破了幼年的硬茧，开始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记得那时我就被北京大学办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鲁

迅、李大钊、陈独秀写的文章所吸引，他们的进步思想从小在我心目中扎了根。当我的母校掀起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也积极地参加进去，从事了反对军阀、反对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等工作。当时曹靖华同志也在这个学校，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少年时代的尚铖

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预科。记得那时校长蔡元培主张兼容并纳，所以北大的教授中各种思想的人都有。但是我所崇拜的和印象最深的还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先生。

郑莫是我的文法老师。有一次在他的课上，我写了一篇描写私人感情的小说，他认为可以推荐，于是就交到了鲁迅先生手中。

鲁迅先生曾对我这不成熟的第一篇作品提了八点意见，让我修改，并介绍我读《新青年》、《新潮》和文艺期刊《语丝》。

鲁迅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课。他为了团结青年学生参加战斗，又办了《莽原》杂志，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投稿。通过几次谈话，我对鲁迅先生有了了解。

一天，我和几个同学走进鲁迅先生家中，看到一向不抽好烟的鲁迅先生，桌子上却放着大包的“船”牌好烟，而且看样子，他已经一连抽了好多支。我们好奇地问他怎么抽这么好的烟了，他充满风趣地回答我们说：“我是在战斗，需要抽好烟。”在以后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就在昨天，鲁迅先生被章士钊解除了录事的工作，因为他批判了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的文章，这是被人们称为“老虎”的杂志。

同学们最爱听鲁迅的课。每逢他讲大课，总是座无虚席。他讲课内容丰富，倾向性强，富有战斗性。反动的教育部对他十分注意，经常派人来监视他讲课。记得一次我们正在听课，忽然门开了，进来好几个教育部派来检查课的人。鲁迅先生一看便知这是些什么人，于是他开始眼望天花板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不说一句话，持续了四五分钟，同学们见此情景也便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势，“嗤——嗤——”的轰人声在课堂里四起，这些检查大员见势不妙只好开门溜出去了。鲁迅先生看着溜走的人大声说：“还没检查，怎么全走了？”鲁迅先生战斗的姿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学校办的《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上，我还经常被李大钊先生的著作所吸引。例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篇文章，虽然我开始读

时不大懂，但我是越不懂越想读。李大钊先生在学校是图书馆馆长，讲哲学课，他活动量大，虽不经常上课，但常在重要场合作大报告。记得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他刚从上海回来，作了一次报告，他谈到在外边经常听到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提起北大，说明北大已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产生了影响，人民对北大的“大”字是寄予希望的，希望我们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各方面的利益。他的讲话是那样充满了正义感和号召力，使我很受感动。

1926年3月18日，我参加了冲击段祺瑞执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次行动中同学们受伤的很多。我虽没受伤，但也丢了帽子和一只鞋。这次事件之后，鲁迅先生离开了北大。李大钊先生也搬到了苏联商务办事处。

我在学校里失去了最好的老师指教，感到十分苦闷，看不清前途。于是我就到苏联商务办事处去找李大钊先生。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他告诉我说北京已经无书可读，勉励我南下去参加革命。当时我还差一年毕业。就离开了北大去到上海，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二、工作、理想与革命

理想是青年人心中的光明，我也在追求这样的光明，我要做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家。但是我首先需要有个正式的工作才行。我在上海先后把我在1925至1926年写的小说收集成两个册子《斧背》和《病》出版。我曾把《斧背》寄给鲁迅先生一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见《且

介亭杂文二集》)里对《斧背》谈到了他的看法,有批评也有勉励,对我后来的作品起到了指导的作用。

我在开封的一个朋友汪后之来信,让我到他那里在教育厅三科当编辑,我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汪后之是我党河南省宣传部部长。他经常对我进行党的宣传和教育,让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希望我为党的事业献身。在他的帮助下我越发地靠近了党组织。他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这样,在一个晚上,我们到一个小屋开会,墙上挂了一面列宁像,左边挂了镰刀斧头旗,我们五六个人就在这里宣誓,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宣誓后马上把列宁像和旗子收起来,又装作谈天的样子。这就是我入党的庄严仪式。我清楚记得那是1926年^①9月6日。

入党后我为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积极分子去贴标语、散发传单。一次,反动教育厅长的荷包里也发现了传单,使他大吃一惊,但他始终也没查出是谁放的。

第二年,我到上海去泰东图书公司^②校订小说。回去后不久,蒋介石开始了“四一二”大屠杀,我跑出来到了武汉,正遇郭沫若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介绍我在那里办报纸。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就写信希望河南党组织给我把关系转到武汉。但汪后之来信批评我不该犯自由主义移动组织,催我回河南。我只好马上回去了。回去后参加了省委主办的刊物《猛进》的编辑工作。

① 尚钺先生自己的回忆,认为其入党时间在1926年,而据相关材料为1927年。下同。——编者注

② 准确名称应为“泰东图书局”。下同。——编者注

三、就地枪决令

秋收起义开始以后，党派我到信阳豫南特委搞宣传鼓动工作，并担任豫南特委六大队工农革命军四支队的党代表。1927年11月，豫南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在罗山县搞暴动，我是罗山县人，所以决定派我去。于是1928年的春节，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驻罗山县的国民党军队是任应岐的杂牌土匪军队，我刚回来没几天就被他们逮捕了。因为县城里有一些企图霸占我财产继承权的亲戚，他们以为我一定是在外边当官发了财，想勒索我的钱财，就和任应岐的人勾结起来逮捕了我。

国民党省党部知道我被抓住的消息之后，就给县党部发来“就地枪决”我的电报。电报局的张局长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他马上通知了我的伯父尚衡甫，让他花钱营救我。伯父尚衡甫是县里的大绅士，又是医生，还是罗山县红十字会会长，他为了营救我花了两千多块钱设宴请客，请来了旅长赵青山和营长等一些重要人物。酒席进行当中，把我带去，赵青山当众把我训斥一顿，说我年轻的搞什么共产党，当时我一口咬定我没参加什么共产党。训斥之后让我坐在一旁等候。酒席一结束伯父就把我领走了。在路上，伯父摸出银洋20元给我，并告诉我当夜务必离开罗山县，因为电报局的张叔叔已把电报拖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估计电报一到县党部，当夜就又会来抓我。我拿了银洋暂避到一个远房妹妹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挑起水桶，妹妹拿着筐子装作去城外河边洗衣服送我

出了城。我走后妹妹装作洗完衣服挑水回家的样子，马上去通知了我的爱人。因为我的爱人陈幼清也是地下党员，我的家就是个秘密联络点。

我出城后一直跑到我爱人娘家，在她家停了两天就听到了抓我的风声。我在内弟老三和老五护送下越出了河南边境，在湖北的花园车站上了去汉口的车，后又换船去到上海。

四、在杭州监狱

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和游击生活使我劳累过度，患了肺病。我在上海泰东图书公司预支了稿费便来到杭州。我在这儿的计划是边养病边等组织关系，同时为泰东图书公司写书。但由于我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家信中暴露了我的地址，被家乡的敌人告密。1928年4月29日杭州国民党军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是他们的什么头头请我谈谈，就这样，我又被捕了。

“硬到底，也不一定不能逃出活命！”这句话是我在刚刚被关进国民党公安局拘留所时，一个早已在押，年约40、面色青黄的难友，乘看守不注意时对我说的。我十分急切地希望听到他能对我作出进一步的指教，因为我从他积劳成疾受尽折磨的体态，感到了他的坚毅不屈，但是看守盯得那么紧，使我不得机会和他说话。他大概是从我那年轻而没经验的眼光中感到了我的急切。夜晚，他乘看守稍不注意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赶紧准备口供，必须尽量圆满，要自始至终不改！”说完他睡了。他的话使我整夜不能入睡，反复考虑着对敌斗争的口供。夜，是焦躁与不安的。

第二天上午敌人来叫我出去，但没想到竟带我到了一间客厅，桌上摆满了酒菜，说是他们局长请我吃饭。在座的有五六个国民党官员。他们开始对我进行恭维、劝酒，然后就是明显诱惑和收买的说辞。很明显，他们企图让我说出政治观点，还问我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好哪个坏，但我始终说我不问政治，我是写小说的。狡猾的敌人看我不说什么就又对我劝酒，我借口不会喝酒拒绝了。他们的目的没达到，饭后又把我押回了拘留所的笼子里。

经过这第一个回合，使我感到他们没有确切的证据来鉴定我的共产党身份，增强了我对敌斗争的信心。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旦他们从河南调来了我的材料，就可能会杀害我，请我吃饭只不过是审讯的开始。

不出所料，第二天我被带进了审讯室，由于我死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咬定我不过问政治，敌人仍毫无所获。敌人用老虎凳在两星期之内折磨了我三次，每次都直到我不省人事为止。

在第三次的审讯中他们拿出了掌握的材料，逼我承认我是一个杀人部的部长，和一个姓苏的专搞杀人勾当。这使我摸到了敌人的底，知道写信陷害我的人只是听了些浮夸谣言。于是我一方面强调有人看我父母早亡想谋夺我的田地；另一方面坚持强调没听说过哪个党有“杀人部”的机构名称，也不认识姓“苏”的。因为我估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我过去的革命活动，所谓“杀人”指的是1927年冬我在信阳工农革命军六大队四支队任党代表时，地方苏维埃政权处决过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而所谓姓“苏”的则是对在处决的布告上“苏维埃”一词的误解。“硬到底”的决心使我在刑讯中始终没改口供。